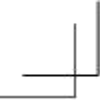


史话  
经济







## 河口村换货往事

李小杰\*

河口村位于房山区窦店东部的小清河畔，村子常住人口五百多人，村民以种地为主，民风淳朴、头脑灵活。即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民的日子过得也不是很拮据。几十年快过去了，村民依然记得换货的那些往事。

听村里父辈们讲，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村里的耕地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因为公社按照村里耕地面积，有明确的上缴公粮的任务，所以，要保证能够按规定上缴公粮的数量，只能控制村民的口粮。赶上丰年还好，如果遇上旱涝的年景，要保证足量上交公粮，只能从村民的口粮里节省。

为了不使村民断粮挨饿，生产队组织村民利用农闲季节，把村边的闲散地块进行平整，种植红薯、萝卜、白菜等作物，低洼地块种高粱，耕地里灌溉水渠的两侧种上大豆、黑豆等作物，等到秋后，分到各家各户贴补口粮。

据父亲讲，1968年是一个好年景，全年的夏粮和秋粮收

---

\* 李小杰：北京燕山石化退休职工



成不错，菜地里的萝卜、白菜也是丰收，各家按人数分得足够的口粮，家里的萝卜、白菜，也就有了剩余。村里有个石姓人家的女婿是从山里入赘到此，他说山里蔬菜奇缺，到了冬天，更是整天吃干菜，而山里的柿子、黑枣、山楂、核桃等山货，分到家里，也不能卖，等到开春，柿子、黑枣等吃不完，就只能扔掉。这个信息给村里几个头脑灵活的村民提供了商机。他们把家里萝卜、白菜拿出一部分，用自行车托着，到山里去换柿子、黑枣等山货。当时村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家里的物品可换不可卖，卖东西算投机倒把，而换货属于互通有无。爸爸就是这几个头脑灵活的人之一。

爸爸说，村里人实在，头一天晚上挑选出菜心饱满的白菜、长相顺溜的青萝卜、白萝卜，装满两个大柳条筐，搭在自行车后边的货架上，上边再擦一个帆布口袋，目测这一车菜足足得有二百多斤。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几个人骑上自行车出发了，每个人嘴上不说，心里希望“出师顺利”。

他们按照村里入赘女婿给出的路线一路骑行，等天光大亮时，来到一个有几户人家的村子，看见不高的山坡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一打听，这个村子叫上万村，他们几个商量后，决定就在这里“试手”。

起初，他们不敢吆喝，就把车子停在路边看着。过路的人看见几个壮汉每人守着一车菜，投以异样的眼光（当时没有做小买卖的），终于有个上了年纪的村民走过来跟他们借烟火。点上一袋烟，开始闲聊，老人问他们带这么多菜去哪里？见有



人问，就赶紧回答：“生产队分的菜，吃不了，想进山里换点柿子、核桃啥的山货，给孩子、大人的添点冬天的嚼谷”。老人很热情地说：“还进山干什么呀，就在这儿换吧，我们这的柿子非常有名，你们可以去打听打听，整个房山县只有上万的柿子是清汤的。”老人说着，就带他们进了村，等进了村才知道，这是一个大村，光老人所在的生产队就有一百多户人家。老人把他们领进自己家的院子，就问柿子怎么换，当时因为不让做买卖，所以也没带称，让老人这么一问，他们就有点懵圈。老人看他们确实没有做买卖的经验，就给他们出个主意：“我看你们几个年轻人也没经验，一会儿我去给你们找几个邻居，让他们来看看。我给你们定个价，一会儿来人问，就说一棵白菜换二十个柿子，一个萝卜换六个柿子，你们觉得咋样？”爸爸他们觉得老人定的价还算公道，就点头答应了。

老人出去有两袋烟的功夫，领着几个中年妇女来到院子里，她们一看这么好的白菜和萝卜，就争先恐后地挑选自己中意的菜，他们挑好后，开始算账，然后就有说有笑地离开了。爸爸他们几个就在院子里和老人家长里短地聊着天，大约等了一个小时，几个妇女背着大筐的柿子回来了，按照事先算好的数量，清点完成后，大家又聊了一会儿天，就散去了。

等邻居都散去后，老人跟爸爸他们说：“我看你们也真是没经验，柿子一定要硬实的，要带着柿子底下的瓣儿，这样的柿子新鲜。软的柿子当时吃还行，要是装筐里，你们颠簸一路，就成一滩稀泥，没法要了。”听了老人的话，几个人对老人一



再感谢。

中午刚过，几个人筐里的菜和萝卜已经兑换一空，他们装好柿子，和老人告别，一路欢喜地回到家，村里的人看他们几个说笑着回来，都聚拢来询问换货情况。

爸爸他们几个人又连续去了几趟上万村，每次都在那位老人家家里落脚，有时会带些烟叶、大枣等礼物。老人也特别热情，帮着招呼村里的乡邻们兑换，大家都觉得这么兑换还算公道，再加上村里这位老人张罗，所以，这一季的换货很顺利。

有了这一季换货的经验，爸爸他们几个人有了经验。第二年秋天，村里的梨走完外阜后，剩下的就分到各家各户，爸爸他们几个又凑在一起，约着用家里的梨去换些细粮（村里把白面、大米等称细粮）。他们打听到长沟产大米，而且那里产的大米曾经是给皇宫进贡的。所以，他们决定走一趟试试。出发前，他们总结去年换柿子的经验，提前在家商定好价格，而且买了两杆称，因为大米实在是没法按个数兑换。

头天晚上装好筐，第二天一早五点左右出发，大约骑了三个多小时，看见路边的田里立着一捆捆的稻子，他们停下来，一打听，原来这个村叫北池甘，他们进村后不敢吆喝，害怕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给扣留。就悄悄向村里的人讲明来意。说起来农村人都很实在，他们被一个中年妇女带回家，商量兑换条件：“我看你们几个年龄也不大，你们就叫我大姐吧！我也不瞒你们，我娘家是河北省的，也悄悄做些买卖，你们也别一口价了，我还个价，你们觉得合适，咱就换，不合适就算认个



亲戚。陈米一斤换二斤梨，新米一斤换三斤梨，怎么样？”爸爸他们也不知道大米什么价，在家就随便估个数，几个人一听，也觉得合适，就答应了。等到中午，村里下地干活儿的人都回来了，那个大姐站在门口一张罗，就有几个人进了院子，大姐端了一盆梨，让大家尝，然后告诉了大家兑换条件。大家尝过后，觉得味道不错，兑换数量也算公道，回家拿米换梨。兑换后，大姐还不忘再给添上三五个梨，大家都很满意。

眼看着筐里的梨换出去多一半，这位大姐从屋里拎出半袋大米，大约有十七八斤，大姐笑着说：“得了，咱们也别说吃亏占便宜了，剩下的梨全都给我吧，这些大米归你们。”爸爸他们把筐里的梨倒在一个空水桶里，装上换好的大米，回家了。一路上边走边总结经验，觉得这次换货很合适。

接下来，爸爸又和村里的其他人到北甘池换了两次“细粮”。每次都到那位大姐家落脚。他们把大姐当成了亲戚，在后来的许多年里，逢年过节，都到大姐家串亲戚。

爸爸他们换回的货，不局限于自家消耗，他们换回的大米、小米、柿子等货物，也和村里左邻右舍兑换，如：柿子换鸡蛋；核桃换花生；玉米换大米等，虽然村里对投机倒把行为抓得很紧，但是大家都是互相换货，并没有金钱交易，所以，村里的干部也就“装聋作哑”，不去深究。而各家这种原始状态的兑换物品，变相活跃了市场经济。

据爸爸回忆说，这种换货活动大约持续到 1974 年左右，公社对于“投机倒把”行为的态度有所松动，换货行为不再是





村民“单打独斗”，而是由集体统一安排。那年秋天，生产队派工，有一辆马车拉着梨，去长沟的南、北甘池村去换大米、小米；到石楼村去换高粱、黄豆、红小豆等杂粮，换回的高粱再到公社酒厂去换酒；到了年底，根据各家的工分，分配大米、小米、杂粮、豆腐、白酒等，虽然那时村里的经济收入不高，但是村民的生活并不觉得很艰苦。

到了入冬时节，生产队统一用马车拉着白菜、萝卜到山里去换柿子，因为有了先进的交通工具，换柿子就走得更远，而且兵分几路：有的往西北走去班各庄、黑龙关村，最远时到过大安山煤矿。爸爸说，每次换货，他都跟车前往。

爸爸回忆说：“印象最深的是到大安山换货，那是他们换货的一个突破。”他们当时拉一车萝卜和白菜，一共得有大约一千斤，到了大安山煤矿，矿上的人说没有柿子等山货，问用煤换行不行。早就听说大安山的煤好，他们听说萝卜白菜可以换煤，自然高兴得不行，讲好条件，一斤换一斤，现场过称，第一次远道换货，满载而归。

回到村里做了汇报，队长、书记都觉得这买卖合适，于是，把全村的萝卜、白菜，还有土豆、白薯等集中起来，统一去大安山去换煤。后来，矿上对菜的需求量较大，他们就从临近几个村子收购萝卜、白菜，然后送到矿上。从此，每年入冬前，去山里矿上换煤，成了村里一项重要工作。换煤行动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

村里换货让村民尝到了甜头，随着换货经验的丰富，形式





也开始多样化。

1975 年以后，对搞活农村经济有了政策上的松动，村里换货不仅仅是以物换物的形式，到了秋天，生产队在秋收后，除了惯例去换大米、小米等“细粮”外，还派车拉着白薯、花生等到首钢、北京日化二厂等工厂去换粮票、面票等票证。爸爸说，当时他是村里的会计，所以，进城换货都是他跟车去，用三斤白薯换一斤全国粮票，二斤白薯换一斤北京市粮票或面票；花生比较贵，要二斤全国粮票换一斤花生。到后来，也可以用钱买花生、白薯，卖得的钱算作生产队的经济收入。当时生产队开始在农闲时组织男劳力去搞副业（即到附近企业当装卸工、建筑队当壮工等），哪家有出去干活的人，可以到生产队领粮票，到年底用粮票抵口粮。

这种换货活动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全面放开。乡里又恢复了集贸市场，村里的农副产品、家禽、家畜都可以拿到集市上自由买卖。可是到了秋季和初冬季节，村里的人还会出去换货，只是换货的交通工具已经由当初的自行车，变成了拖拉机，交通工具改变，让换货的量更大、去的地方更多、更远。

爸爸回忆说，到了八十年代末期，粮票、面票等票证相继作废，加之农村贸易日益丰富，换货活动也就彻底结束了。



## 家乡的毛驴

周学英\*

我的家乡河北镇河东村，地处山区，出门便爬坡登山，崎岖不平宛如羊肠似的小道，七拐八绕，左右迂回。山路上尽是石头和丛生多刺的荆棘。即便是平坦的河滩，也大都是乱石密布，磕磕绊绊、迂回辗转的石子路，人们行走艰难，进程也极缓慢。有的路段遇到河流，只能架设临时性土桥勉强通行。每当山洪暴发，河水泛滥，交通立即中断。自古以来，村民搬运货物，只能人背畜驮。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山区道路仍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

毛驴，是山区主要驮运的畜力。从儿时记忆起，就见毛驴在山路上踩着硬邦邦的山石路，嗒嗒地行走，那驴鞍上的笼驮（duo 读四音）里，不是驮着黄土、肥料就是庄稼和水果。当然，也要出村到石板山、煤窑、灰窑驮建房用的建筑材料和村民取暖做饭的煤炭。少年时期，也常见村民在河滩、山坡上放驴，小毛驴轻轻的甩动着尾巴，悠闲地啃食青草。在上学的路上，见牲口把式赶着毛驴，我和同学便与毛驴作伴，尾随其后，学

---

\* 周学英：原河北镇河东村党支部书记



着把式的腔调：“咦着……. 喔着……. 咿…….”，毛驴很听话，在我们的指挥下，时左时右前行，直到学校门口才与毛驴分手告别。昔日，山区闭塞，交通不便，每逢赶集日，村民骑着小毛驴出山到坨里赶集，从家中牵出驴儿，先入耳的是它脖颈上那铃铛清脆的碰撞声。骑着毛驴行走在小路上好不惬意，回来的路上驮回人们生活所需。掀掉拢驮，揭下驴鞍，抚摸驴背，拌草加料，一路辛苦，犒赏一番。也曾见驴鞍子上书写“一路平安”、“一路顺风”等四字词语，以示祝福。还有笼头上系着红布条的毛驴，把新娘从山里的娘家驮到新郎家炕头上，在毛驴嗒嗒的蹄声中，新娘走向人生的新阶段，走向充满希望和幸福的未来。

家乡人喜驴爱驴，为不使驴蹄和地面产生摩擦，蹄甲受到磨损，甚至会使整个蹄子受伤，村民便牵着驴到邻村铁匠铺，在蹄子上钉着牢牢的铁掌（家乡人称“钉活”）。穿上铁鞋的驴，显得神气十足，踏得小路咔咔地响，声音很清脆，如同鸟鸣、泉声，那是大山里一种美妙的吟唱。

家乡的毛驴多为灰褐色，形象似马，不威武雄壮，它的头大耳长，胸部稍窄，四肢瘦弱，体高和身长大体相等，颈皮薄，蹄小坚实，体质健壮。驴食量小，几乎不吃粮食，就足可以长得身强体壮，肌肉发达。故，适合家乡人饲养。

新中国成立初期，家乡未实现农业合作化。土地、牲畜、大型农机具等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那时，在家乡山区，不少农户饲养一两头毛驴使役，帮家里驮运货物，极大地减轻了村



民背背挎挎的繁重体力劳动。为此，我家也养了一头，小毛驴不高大，但体格健壮，性情温驯，听使唤，又能干活，家里人都很喜欢，还在驴颈项上拴了三个铃铛，并为其腾出一间房“居住”，还建了一间饲草储存室，俗话说：“羊马比君子”。那么，可以这样说，牲口也是人，跟人一样也是胎生。毛驴就是牲口，它通人性，它知道好歹，生性老实有情有义。俗话说：“驴善有人骑”。但家人很少骑它，有时为减轻其负重，还跟脚替它背一些东西。家人对小毛驴爱护，它便竭尽全力为你服务。从此，小毛驴融入家庭，成为家庭不可缺少的一员。家乡毛驴的驮具，通常使用的是荆条编制稍扁形的筐，两根结实的山木棍经火烤槌成 u 字形弯，穿入筐的一侧，将两筐连在一起，架在驴鞍上，驴身两侧各有一筐，称“拢驮”也叫驮子，另一种是用结实的帆布缝制的大口袋，根据所驮运货物，选择驮具，比如驮煤用口袋适宜，驮石板、块灰用拢驮合适，两种驮具是聪慧的家乡人的发明创造。对于不高大的毛驴非常实用，有合适的驮具在身，毛驴施展全身本领为家乡人服务。

民谚：“毛驴不大，二百上下”（意为能驮 200 市斤左右）。尽管驴背上的货物很重，压得它不时放出一串串带有草味的屁，或翘起尾巴拉些星星散散表面光滑的驴粪球儿，它仍是任劳任怨，听从使役。

在山区，毛驴不但是短途运输、驮运、拉车的畜力，也是妇女们磨米面的好帮手。先前，在自家院外，常见妇女碾棍横顶在腹部，不是推碾子便是推磨，尤其是进入年关，街坊四邻



分先后排队用石碾或石磨碾轧各种粮食，碾轱辘和磨扇将昼与夜碾连了襟，忙得妇女们不分黑天白日连轴转。她们以苦作乐，迈着沉重的步伐，擦着面庞的汗水，不时发出“钱难挣，苦难吃。面儿好吃，磨儿难研……”似唱非唱的曲调，那是发自内心对生活的艰辛与无奈的感慨。后来，家乡养驴户渐多，除农活外，套上毛驴拉碾子、拉磨成为常事。自家饲养的那头毛驴什么都好，就是嘴馋，套上它拉碾子、磨，总是趁人不注意，扭过头在碾盘或磨盘上舔几口。后来，编了一个铁丝笼子戴在嘴上，（称嘴子）满以为它不会再偷嘴吃了，不承想，事与愿违，它索性不干活了，站在那从嘴子上的网眼里不停地舔食。再后来，用一块黑布系在笼头上，遮其双目，挡住双眼。毛驴看不见身旁的美食，便不再偷吃，围着碾、磨盘甘心情愿，无休止地转圈了。有这样一条谜语：“石头山，石头峪，转一天出不去”。谜底就是石碾、石磨。很显然，这就是长年推碾捣磨的家乡妇女们的创作。

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土地、牲畜、大型农机具都入了社归集体所有。人民公社成立后，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管理体制，生产队是基础，是核算单位。当时家乡有四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 10 头左右的毛驴，这些毛驴是生产队的“壮劳力”，在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春天，是盖房子的季节，毛驴成了香饽饽，不是这户“请”就是那家“叫”，驴不停蹄地驮石灰、黄土、石板等建筑材料。夏秋季节，将飘香的瓜果，丰熟的五谷驮进场院，人们满怀喜



悦的心情，盘点一年的收获。冬日，并非农闲，更为农忙。毛驴要将小山似地农家肥驮到山坡的梯田里，为来年的丰收备足肥料。山间铃响马帮来，更准确的说是“驴帮来”，是以驴为主的驮队。在河滩的石子路 and 山间的小路上，在铃声、蹄声、风声的吟唱中前行。络绎不绝的驼队，从深山里的煤窑驮回煤炭，在严寒的冬季，把温暖送到各村各户。冬去春来，夏去秋至，一年四季循环往复，毛驴为家乡人服务，从不拾闲。

家乡人对毛驴的役使和繁殖并举，既重视使役又不轻视繁殖。驴，属哺乳纲，奇蹄目，与马同属马科马属动物。俗话说：“马配马下马，驴配驴下驴”。马和驴结婚，驴生下的是骡子，称为“驴骡”，马与公驴结合，母马生下的也是骡子，称为“马骡”，驴骡和马骡是有区别的，各有优缺点。而骡子有雌雄之分，但是没有生育能力，故，家乡人戏谑骡子，说骡子逼废物。毛驴本事大，能生骡子，而骡子的体型、力气、耐力都要比马和驴强，而且脾气没有马和驴那么倔，所以适合拉车驮物，干重体力活，它的力气远超过马和驴，是非常好的役畜。骡子是专为干活儿生的，所以，在家乡，套上骡子驾辕，拉重活，跑长途，其使用价值比马和驴都高。正因如此，家乡人们在使役的同时，十分重视毛驴的繁殖，提高驴的繁殖能力，保持良好的繁殖体况。那时，常见各村各队的饲养员牵着毛驴到公社配种站配种。家乡第二生产队社员郜凤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摆脱旧观念束缚，毅然决然地当一名家乡唯一的一位女饲养员。她精心饲养大牲畜并及时多次牵着发情的母畜，到四五里地远



的配种站为其配种，终以每年产一头，连续五年产下五头驴骡的骄人成绩，填补了 1962 年成立生产队以来集体牲畜从未产下一头骡子的空白。令人刮目相看，深受社员的好评。当时家乡与河套沟各村一样，每个生产队都拴有二三挂大车，并且是自繁自养，自繁自育的骡子，先后都派上了用场，不是当辕骡使，便是拉车用。既发展了畜牧业节省了购买牲畜的开支，又增加了副业收入。

土地承包到户之前，家乡各生产队都建有间数不等的圈骡、马、驴、牛的牲口棚，这些大牲畜以骡和驴居多，它们吃、拉、撒都在棚内进行，生产队十分重视棚内卫生，做到勤起勤垫。起，是将室内经牲口拉尿踩踏的粪肥杂物清除室外积堆。垫，是将铡碎的玉米秸和各种树叶，垫进棚内展开铺平，上面再加一层黄土。整个工序一气呵成，称“起棚垫圈”。将多次起出的牲口棚粪聚大堆，捂上数天后再经人工倒腾二三遍，待发酵腐熟成为优质农家肥，是生产队的主要肥料来源之一。

驴粪等牲畜粪便是良好的有机肥，驴是草食动物，驴粪纤维多，虽然总养分不高，但分解快，可增加土壤有机质，起到改良土壤不板结的良好作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白薯炕做温床，首选牲口棚粪育苗，培育出的薯秧健壮，粪肥不烧根不烧苗，就连拉炕时睡在粪里的白薯母子，不但体质好，颜值也不减当年。那时白薯是农民的当家粮，是“大挡钱”，每个生产队都种几十亩地白薯，加上村民用秧，达 10 万薯秧就出自集体搭建的育苗薯炕里。





用牲口粪育苗效果好，而在敞亮的坡岗地施牲口棚粪做底肥栽白薯，效果更好。长期实践结果表明，比施猪、牛、羊等粪优点尤为突出。一是用牲口粪栽白薯，不受虫害，地蚕、地蛆等害虫不钻不咬，薯块完整。二是薯块表皮干净鲜（xan 读四音）乎，三是薯块匀称顺溜，四是白薯好吃非甜既面。深受人们的喜爱。

农谚：“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优质的牲口粪，很受家乡人的青睐，昔日，常见大人小孩背着篓子，挎着背筐，扛着粪箕子，手拿一长木把、铁片搯成的粪勺，在路上争先恐后地捡拾牲口粪。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驴是山区的重要畜力，它是生产队的功臣，其作用堪与牛比。因而，家乡人爱驴爱得深。村西模范饲养员老张，人称“张三爷”，他从人民公社成立到生产队解体，为集体饲养大牲畜二十多年，其中七八头小毛驴个个膘肥体壮，皮毛发亮。

一九七九年春，是栽白薯季节，我家自留地在村东小港沟的山坡上，因路程远又是山路，便雇驴驮水栽白薯秧，进沟后爬山坡，有一处陡峭的崖壁很难行走，小毛驴知难而上，背驮一百五十斤重的两桶水，憋足了劲往上一蹿，我在后面帮忙，趁势将水桶往上一托，便爬了上去。半天时间顺利完成栽薯秧任务。感激小毛驴为我分忧解难，下山路上赶着它，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几天之后，一个坏消息传来，我曾使役的那头小毛驴，又



受雇于他人，然而，就是那处陡峭的山路，没帮小毛驴托一下水桶，致使毛驴泡（pao 读四音，意为滚下坡）下坡，将一条腿摔折。为此，张三爷十分恼怒，埋怨我不该带这个头，我觉得心里委屈，又不是自己使役摔伤而致残的。然而又想，要理解老人爱驴心切而发脾气的心里。因为腿折不能再驮运，生产队便失去了一头既听使唤又能干活的小毛驴，也是失去了一个忠实的伙伴，委实令人可惜。

毛驴是家乡人的伙伴和忠实的朋友，也是不知疲倦，任劳任怨的奴役，俗话说：“三分喂七分使”。为确保牲畜身体健康，提高工作效率，在饲养好牲畜的同时，做到合理使役非常重要。村东大牲畜使役员（车把式）老周，赶大车三十年如一日，把使役的牲畜视为朋友，很少鞭抽棒打，赶车拉货严格掌握轻拉慢走，不超载，定时卸套饮水喂草料，既要牲口走得好，又要吃的饱。他爱牲口，车赶得又好，闻名遐迩于家乡。三十年来长期跟牲口打交道，摸索出牲口各有其脾气秉性，有憨厚的、暴躁的、倔犟的、急脾气的，还有……。老周针对不同性格的牲口，采取不同的使役方法，收到良好的效果。

那一年，一头毛驴生下一驴骡，长大后因个头较小，只能拉车，不能驾辕，因嘴巴上翘，故家乡人称“撅嘴骡”。此畜野性十足，脾气暴躁，骡子屁股摸不得，人们靠近非踢既咬，无人愿其使役，领导将其畜交老周使役，他欣然受命，采取重呵护轻鞭抽棒打方法，以及长期观察，摸清习性顺毛摩挲，总结草料配置、饲养、使役等方面经验，五个多月时间，将撅嘴



骡调教的服服贴贴，使役得心应手，还为其取名叫“崽儿”。一次，老周与同伴赶车拉货去京城，行至北京广安门外一十字路口处，停车休息给牲口饮水喂料，卸了套的嘬嘴骡撒了欢，竟跑到路对面几十米远处，交警上前驱赶，靠近抓笼头，骡嗷嗷乱叫，还尥蹶子踢人，警察又急又气，叫车把式赶快管好牲口，老周见状，一声吆喝：“崽儿”过来。嘬嘴骡闻声，嗒嗒嗒碎步慢跑走近主人身旁，低头边吃边喝，任凭主人抚摸。再看那警察，气愤的面庞绽放出赞美的微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此事在家乡传为佳话。

毛驴一生苦累劳碌，流尽了血汗，累了翻身打个滚，饿了只仰天作几声嘶鸣，直到用毕生精力换来大地的芬芳与人类的炊烟。家乡人爱驴爱得深，到了儿，人们不做卸磨杀驴之事，不忍心将驴杀掉送进汤锅。不把它做成美味佳肴摆在餐桌上。清楚地记得一九七一年，家乡二队将五头不能干活的老弱毛驴卖掉。畜牧业只增加 65 元收入，平均每头售卖 13 元。尽管如此，善良的村民也不亲手将驴杀掉，成为人们眼里的一堆鲜肉。

家乡的毛驴并非有多么完美，毛驴毕竟是驴，是牲口不都是很温顺的，有些驴很倔，你骑它便尥蹶子踢你，干活也不听使唤。有时家乡人把小伙子的倔劲比作是驴脾气，这很正常。然而，有一成语叫“黔驴技穷”。出自唐·柳宗元《三戒·黔之驴》，比喻有限的一点本领也已经用完了，最后还是成为老虎的腹中餐。我认为以《黔驴技穷》这个成语来讥讽取笑驴，未免有些过分，因为以草为食的驴和凶猛的食肉的老虎相比较，然后又



以驴踢了老虎一下来衬托老虎的灵慧及凶猛也过于牵强，作为山区的农民，我曾与驴有过朝夕相处的经历，有必要为驴的本领点赞，为它的温顺老实给予赞扬。然而，这只是一家之言，诚恳就教于方家指正。

随着时代的发展，小山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人们把道路加宽垫平，开始驾驶手扶、四轮拖拉机、农用汽车、运输卡车。喝油的车拉的多，跑得快。吃草的毛驴无论如何比不过机动车，因而，毛驴渐渐失宠。

1983年，生产队解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饲养成群的骡马驴牛等家畜作了售卖处理，一些农户购买了大车，个别户购买了一二头毛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养大车和毛驴户寥寥无几，至二十一世纪初，私人养殖的毛驴和使役的骡马大车均被淘汰。

家乡人饲养的毛驴失去了使役价值，并不是毛驴的过错，而是社会的进步，人们没有理由想不开。毛驴全身都是宝，在我国民间自古以来就有“天上龙肉，地上驴肉”之说：驴肉肉质鲜嫩，口味极佳，鲜香味美。起源于河北省保定的驴肉火烧早已闻名大江南北，是人们舌尖上的美味珍馐，而驴皮是贵重的中药阿胶的原材料，也是刻制皮影人最佳材料。事实证明毛驴大有前途，只不过从原来的使用价值转向经济价值而已。



## 昔日东沙河

张广文\*

今天的房山城关东沙河，两岸绿树成荫，石砌的河堤，汉白玉的栏杆，西有朝曦公园，东有迎宾公园，平整宽阔的大路上车来人往，俨然一道美景。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五十多年前这里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呢。解放前后，我曾经在东沙河两岸的东关和饶乐府村居住。抚今追昔，目睹了东沙河翻天覆地的变化。

—

从解放前到五十年代末，房山城东的村庄和田地一直遭受东沙河的危害。河东河西的饶乐府、东关受害最甚。当年的东沙河从出东门到饶乐府村头近 1000 米的距离上，平时有三道河，夏季山洪暴发时则是一片汪洋。东关村东边的叫一道河，大约是现在河道位置。向南流经现在新东关东侧、西行子、东行子至田各庄、夏村附近汇入大石河。沿齐家坡西侧的先农坛（解放初期还有碑刻）经饶乐府村西叫三道河。中间的二道河

---

\* 张广文：原房山区规划局高级工程师



是从北庄附近分出来的。二道河、三道河在饶乐府村南的东岳庙后面（今京周路铁路桥东约 200 米的位置）汇合，向东经马各庄村进入大石河。

说是三道河，实际上都没有河堤，只是任水流冲刷的三个河槽。当年，房山去北京的公路是出东门过两道河，再从东岳庙北侧向东。平时，一道河较宽但水浅，人和车都能涉水而过。二道河虽窄，但河槽较深，于是河上架了一座桥。不知是什么人设计的，简直是糊弄人。白灰加石头砌了两个桥墩，上面架上几根圆木，铺一层树枝，再压上一层草，用砂土铺成桥面，宽度不足两丈。过了桥再沿三道河岸边走就不用过三道河了。这座河桥一遇发大水就会冲走桥面，只剩下桥墩。因此，从房山去北京只能出南门走南关绕到东岳庙才行。

1956 年，京周路通车，但路的等级低。为对付一道河、二道河，就在两条河道上修了两座漫水桥。一座在现今东大桥位置，一座在东岳庙附近。平时水走桥下，水大时桥面上水深达到一米多，同样是人车不能过，只能等水退去再走。1959 年，房山城东修了青年路，可以出东门走青年路上京周路，过三道河的土路才废弃。但是，直到 1968 年京周路改造时，把漫水桥改成混凝土大桥，才彻底解决了东沙河水断路之患。

## 二

东沙河上游的山区地势较高，只要一下大雨就会有洪水下泄，三道河连成一片。大水退去以后成为河道常流水。这样的



洪水几乎每年都有几次。虽然会淹没河边田地，但水退去后如果庄稼还能生长，也能有一些收成。但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几年涝多旱少，1950、1954、1955年都是涝年，还常有暴雨。前一次水过后，地里的水还没退下去，第二场水又来了，庄稼就被泡起来了。那年头庄稼一年只种一季，大都在春天种花生、白薯、玉米。水来得早了，玉米抽不了穗就泡死了；水来得晚了，玉米不能灌浆同样没收成。白薯、花生不是泡死就是发芽，也是一年白忙活。

那时，一家一块地，没有力量修堤治河，只能在自家地边挖沟排水或垒一道土埂挡水，洪水来了根本不起作用。为了收获一点粮食，靠河边的老百姓用了不少办法对付涝灾。一种是种生长期短的春小麦，雨季来得晚时可以有收成；一种是种荞麦，河水退得早时也有收成；再就是种高粱，高粱有气生根，只要不泡死就能有收成。后来还引进过多穗高粱，人不能吃，但是可以当饲料或卖给酒厂做酒。也引种过早稻，因为没种过，象种麦子一样播种，出苗不齐。稗草长得比稻秧还壮，拔都拔不过来，加上生虫子，费力不少收获不多。

饶乐府的村西头和南后头有两条去县城东门的路，没水是路，有水就是河道水沟。有一年发大水，洪水从村西涌进来，从村东头流出去，几乎与村中的五道庙台平齐。不少低洼的院子都进了水。可能是历史上多次出现这种情况，饶乐府村中间大街上富裕一些的人家都是高台阶。尤其是老爷庙的庙台离路面足有一米多高，以免大水冲了老爷庙。





### 三

三道河水给附近居住的人们带来很多烦恼。整个一个雨季都是有路没法走。1954年的一天，已经到秋后了，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辆美国十轮大卡车出东门去北京，刚开进一道河就陷进去了。等了半天，找来另一辆车连车拉带人推才过了河。还有一次，一辆马车正在过一道河，突然洪水来到，连人带车马都冲了下去。后来人得救了，车毁了，马死了。那一年房山县开办了保险公司，这辆车主入了保险，但保险公司家底太薄，听说只理赔了两三次就破产关门了。

饶乐府村的人要想走东门进城，几乎是出村就淌河。男人们还好办，光脚走路都行。女人可就难了。尤其是中老年裹脚的妇女是不能当外人脱鞋的。必须进城时，一是骑牲口，二是让家里的男人背，再就是穿着鞋袜淌河，走一路湿一路，回家才能换。

最苦的是进城上学的学生，平时过河淌水也算不了什么，发大水上不了学也可以在家看书，下学后让大水挡住回不了家可就难受了。那时上学中午饭只带一块白薯或一个窝头，本来就吃不饱，只等下学回家吃饭。洪水一挡谁也回不了家，蹲在河边有时等得很晚，饿得肚子咕咕叫。只能眼巴巴地盼着水面快点退下来。最难受的是初冬时节。河水还未断流，表面又结了一层薄冰，光脚淌河，河水冰冷刺骨，冰茬扎破脚和腿，走一步一咬牙，心中恨死了这可恶的三道河。



东沙河百害之中也算有一利吧，那就是河水带来的鱼虾。河中常见的鱼有白条、鲫、鲤、嘎、鲇、黑、鳊、泥鳅等十多种，还有王八、螃蟹、大虾。平时可以用各种方法捕鱼捞虾。到了秋后枯水时就可以淘鱼了。十几个小伙子找一个与河道相通的大坑，用土坝封住进水口，把柳罐拴上长绳，两个人站在坑边，一罐一罐地把水淘到坑外。等这样的人工抽水机把坑快淘干时，因为水太浑了，鱼都呛得浮上水面，就下去人用筛子捞鱼。一般是坑越大、越深藏鱼越多，有时可以淘出上百斤的鱼。大鱼主要是黑鱼、鲇鱼和鲤鱼，能有二三重。当一个个满身臭泥汤的淘鱼人提着鱼回家后，自然是大大地改善生活了。

京周路通过几次改造，又修了燕房公路和燕化铁路，扩展了县城东西大街，建起了东街新村和体育场，东沙河也经历了不断改造。1984年在河道西侧建起了朝曦公园，1990年在河道东侧建了迎宾公园，2004年又进一步对河道景观绿化美化。昔日破烂不堪、多灾多难的东沙河终于得到彻底改造，同是一片天，旧貌换新颜。



# 燕化环保第一大工程

——修建牛口峪水库

陈朋羽\*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各行各业改革开放辉煌四十年的历程，让我最难忘的是参加修建燕化环保工程牛口峪水库大坝。耄耋之年，把我所作、所知、所见的那些往事，撰写成文留给后人，与大家共勉。

## 牛口峪水库的由来

在房山城西三四里的地方，有一处方圆几百米的山洼，周围被卧虎山、磨盘山、骆驼山等几个海拔一百多米的山峰包围。其南边山口有牛口峪村，村边有一条长年流水不断的马刨泉形成马刨河，流经南关、顾册、辛庄、坨头、双柳树村汇入周口店河。1959年秋季，为了消除马刨泉河下游山洪的危害和减轻周口店河下游水旱灾害，以及解决城南几个村的农田灌溉用水，

---

\* 陈朋羽：燕山石化公司地毯厂退休干部、工程师



房山县城关公社成立指挥部，组织兴修水利的民工千万人次，开始建设牛口峪水库。

当时正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时候，全北京市都在大兴水利。各郊区县以密云水库为龙头和总指挥部，相继有密云水库、海子水库、金海湖水库等十余个大中型水库开工建设。房山县也开始建设天开水库、丁家洼和牛口峪水库。在施工中砂石土方全是以人力为主，肩挑人推，全部用双轮推车送到坝的脚后再用皮带机输送到坝顶，工地红旗招展，三班倒，村子里安营扎寨，吃的是共产主义大锅饭不要钱。随着冬季来临，天寒地冻，施工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大坝建到十多米高时，粘土送上去，密实度取样总是达不到标准。指挥部决定取掉这层粘土再上新土，可还是不行。万般无奈，急向密云总指挥部领导王宪汇报，王总指挥立即带着纪总工程师来考察调研，认为在零下十度左右，粘土均质坝施工，如果没有保温措施就不能进行，搞水力工程不能靠热情，还要讲科学。总工程师决定把原设计的粘土均质坝，改为前面为粘土斜墙坝，后面为砂土重力坝的组合坝，施工得以继续进行。这项工程是由北京水利电力学校师生设计的，原主坝一座，长 237 米，高 35 米，副坝 5 座，设计库容 1000 万立方米。这是个典型“三边工程”，尤其选择库址勘探工作没有做好，留下无穷后患。后来正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缺吃少穿，人都干不动了，缺乏资金，水库被迫停工下马。这个病残水库，汛期蓄水很少，到翌年春季库干无水，成为一个废弃水库。



## 修建牛口峪水库大会战

东方红炼油厂（以下简称东炼）于 1969 年 9 月投产后开始向牛口峪水库排污水，到 1970 年 4 月 7 日，发现排水位达到 71 米高程度时，水库有多处渗透漏水，要想利用水库，必须要进行修复才能应用。当时的北京石油化工区建设总指挥部原决定由东炼负责修复完善水库。1970 年 7 月 20 日，北京市革委会通知建立北京石化总厂，统一领导该地区石油化工生产企业和基建施工，以北京市领导为主。

总指挥部核心领导小组紧急召开会议，市委副书记万里讲话：面临生产下来的污水四处横流，影响生态环境扰民纠纷事件很严重，我们要集体反思，认识到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它不仅是一场攻坚战，又是一场持久战，治理污水和保护环境义不容辞。与会人员达成共识。会议决定：修复牛口峪水库重中之重，马上单独成立牛口峪水库指挥部。资金、财务、物资供应和后勤等都单独成立，施工队伍、机械设备和车辆，工作人员全由北京市负责调动，房山县更要大力支持配合参加指挥部工作。

北京市建委和总指挥部研究决定，责令北京市政设计院设计，北京市城建局为主全面负责施工，任命董文兴局长为指挥，后又抽调总厂基建指挥部副部长徐义满兼任第一副指挥，任命房山县主管基建的副县长张成基和罗玉源为副指挥。指挥部设



在房山县政府大院平房临时办公。

设计方案和图纸很快出来了，水库由 1 座主坝长 237 米，原 5 个副坝再增 1 个共 6 个副坝构成，主坝高程在原坝 74 米基础上加高到 93.5 米，最高蓄水位标高 91.7 米，最大库容为 1000 万立方米，相应汇水面积 80 万平方米。主坝在旧坝体以上为粘土斜墙坝，墙后为粗砂过渡层，再后由风化砂填筑。施工用料：钢材 120 吨，木材 200 立方米，水泥 2500 吨，土石方 55 万立方米，总金额 700 多万元。

古代孙子兵法曰：“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成立石化总厂，我和梁志汇在总厂后勤组（物资供应）工作，我一个人在市内办公，负责对口各部委国家一类物资为燕化开调单，一天上午梁组长电话通知我上来，明天陪他去牛口峪水库指挥部开会。一进门与会人员很多，有冶金局、建材局、物资局、市政公司、运输公司、设计院、木材公司、首钢、琉璃河水泥厂等单位。会议由董文兴、徐义满两位指挥主持，董指挥开门见山的说：修建大坝的图纸出来了，我这里没有人，白手起家，这些钢材、木材、水泥都是国家一类物资，数量之大，应用之急，把大家请来，怎么解决好，有什么好办法提出来共商大事。靠订货来不及了，万般无奈，全靠咱们北京出力了。10 月份施工队伍进入现场开始施工。先请各单位供应人员快去把钢材、木材详细规格、数量清单汇总出来，防止漏洞，要加点余量，尽职尽责，谁搞错谁负责。今天干不完不走了，住旅馆。他还拍着张成基、罗玉源的臂膀说：由您二位安排，明天早上继续开会，汇报落



实情况，各单位领导留下继续开会。

翌天上午开会，市建委主任张亮，市经委主任韩伯平一起来了，房山县军管会主任铁道兵六师孙师长也参加会议。大家心情激动，都站起来拍手欢迎。汇报时，市冶金局、首钢先发言：这 120 吨钢材数量不大，规格是元钢、螺纹钢和盘元钢，都能生产没有问题。先核对库存现货供应，缺的立即生产，保证供应。木材公司汇报：这些木材都是做模板用的，有板材和木方，规格不等，我们立即去东北进货大圆木，运回来安排木材加工厂，按规格要求尽快加工，可保供应。最后市建材局、琉璃河水泥厂汇报：2500 吨数量太大了，订货合同都满了，不给谁家也不行，没有太大余量了，超产也很困难，有四台旋窑正常生产三台，一台备用修理，磨机也常坏，确实全保证不了。

接着梁志汇暗示让我发言，我说原来的旧坝是房山城关公社自行建设的，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主要是为了解决南城几个村子农业灌溉用水问题，也不是正式工程，几个老师带着学生也没有勘探和设计，盲目的在两个山山沟找个低洼地方就建水库，违犯科学，水泥都是由小水泥厂买的不合格，施工也没有专业人员指导，全是农民干活，留下无穷后患，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严重浪费，沉痛教训，值得反思，就“不兜翻”折腾了。现在我们要利用大坝，大坝有病，马上要治病，不能养痍遗患，要保证百分之百质量修复大坝，古人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意思是说：千里长的大堤往往因小小的蚂蚁洞而崩溃。我提议：要保证物资质量第一，严把水泥质量关，小水





泥厂的水泥一律不能用，全用琉璃河水泥厂供应的为佳，因该厂水泥质量好，又在近尺有利条件，一次运输方便，随用随拉，不用建仓库了，装卸也不折腾了，节省大量资金。刚才厂方说的困难也是事实，但人的力量是可以改变一切的，只要想办法是可以解决的。那些订货合同数量不是绝对的，有的可能要，有的可能不要或少要，这 2500 吨也是估计的，实际数量可能多，也可能少。建议你厂从今天开始，严控对外发货，你厂每月生产 1 万多吨，这个月留下四分之一量就够了，再把那闲着的窑修好，大量增加生产，请你把燃化部系统单位未交货的合同列个清单交给我，我就有办法，去“挖墙角。”讲到这里，张亮老部长（原是化工部副部长）打手势笑着说：小陈呀，“挖墙角”是什么意思，你又想去“走后门，偷人水泥去？”我回答：走后门不文明，丢脸叫人笑话，这事我不干。偷水泥我拿不动，搞物资供应工作必须首先调查研究，知道哪地方有货，有的放矢，再采取适当方式尽力去解决，才能把事办成。“挖墙角”是物资工作的术语。我说完这些话时，把大家都逗笑了。接着孙师长表态，铁道兵二营在周口店，水泥仓库很大可利用，他回去看看，有没有该厂进货的水泥和合同，可以大力支援。在会议上，各位领导都讲了很多话，这次会开的很好，有成效，鼓励大家同心协力，鼓足干劲，把物资工作一定要做好，为大坝早日建好而努力……

下午，组织大家去参观大坝。我心急如焚，和水泥厂人商量，咱们不去参观了，快回厂去查合同，抓紧去办事。查的很



详细，单位、数量、交货期、合同号，并列清单，复印 10 份。回来我们立即向领导杨浚和芮杏文汇报开会情况，两位领导很高兴的说：这个办法很好，快去部里供应局落实，抓紧去办。有什么困难来电话，我们出面去解决。我立即以总厂名义向燃化部供应局写报告，申请追加牛口峪大坝急用 2500 吨指标，要求琉璃河水泥厂供现货，并提出解决方案，请将这些单位合同转给燕化急用。我们到供应局，姜天赋局长很客气，把主管水泥李树昇处长叫来立即给办了，研究决定：由吉化给 300 吨，大化 200 吨，锦化 200 吨，天津石化 300 吨，共一千吨。又给开明年订货指标 500 吨，并给各单位出函，由我带着去办。回来后，由我去东北，梁组长去天津，很快全办完并交给水泥厂，厂方很高兴，减少他们压力了，剩下的他们全包供，请放心吧。此事办完即兴写首小诗感之一——钢材木材全备齐，四处奔波筹水泥。为了大坝早建成，丹心当好后勤兵。

水库建设是在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中进行的，由于勘测力量不足，对水库广布的奥陶纪石灰岩的渗漏情况没有摸清，造成水库渗漏。当把大坝开放水后，意想不到的大问题暴露出来，库底层全是很深的淤泥砂，无法进行施工了，立即找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协助调查，找出渗漏主因：一是大量的采石坑破坏了库内红粘土、亚粘土等防渗层，使库水直接通过石灰岩内的裂缝渗漏；二是库区西北部河流流向砂砾层覆盖在石灰岩及灰岩与砂页岩断层接触带，库水通过砂砾层和断层，进入石灰岩裂隙渗出库外。特别是 3 号 4 号副坝，采石坑更严重，坝底



都掏空了。经过勘探查明水库区地质结构相当复杂，是个严重的漏库。指挥部决定：工程停下来，重新设计出来再施工。先调动全市机械设备清除坝区淤泥砂工作。直至 1974 年第二期工程完工，并移交燕化公司作为水库时，仍无法解决排出污水污染下游的河道和地下水，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环境损失。水库虽然完工并投入运行，但没有完全解决环保问题，没能发挥预期效益。

后来，随着企业的持续发展，燕山石化公司不断对牛口峪水库进行修建和完善。特别是这些年，燕山石化作为地处首都的大型石化企业，面对日益严峻的环保形势，积极致力推进大气、水环境等方面的治理工作，努力提升环保管理水平，筑牢立足北京生存发展的根基。2013 年，燕山石化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2017 年，经充分调研及详细论证，燕山石化与威立雅集团合作，在原牛口峪污水净化中心的基础上建设牛口峪湿地公园，创新了重化工企业污水净化和重复利用的新方法和新理念。同年 10 月，牛口峪湿地公园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成为老百姓休闲娱乐的场所。